

真山後集

卷首之肆



真山人後集

真山人後集第三卷目錄

序

擬

御製大清會典序

館課

吳見末自刪書義序

韓聖秋近詩序

狄堯藪文序

二王子近義序

四書諸家辯序

章江問業序

送司農李五鹿假歸序

館師薛宗伯六十壽序

續遊紀序

金門試草偶錄序

歸帆自訂詩序

壽伯氏梅公侍郎七十序

記

重建翰林院

先師祠記

館課

重修漢陽府學記

重修德安府學記

真山人後集第四卷目錄

詔

擬漢文帝親耕籍田詔

館課

頌

甘泉房中產芝九莖頌

館課

議

用人理財議

館課

治河通漕議

館課

書

杏太僕余瞿父先生書

引

頤堂十義引

李雲田北遊偶吟引

偶遊合刻引

壽母乞言小引

說

小字阿羣說

書後

書樺冠子傳後

書老蕩子失意行後

祭文

祭高封君聲野先生文

祭黃敬淪文

祭先祖大中公文

祭元配鄭淑人文

行狀

先妻鄭恭人行狀

詩

公下頭... 人文

公... 人文

公... 人文

公... 人文

祭文

公... 人文

公... 人文

真山人後集 卷之三

漢陽李昌祚來園著 男 必果 孫 咸有 輯

擬

御製大清會典序 館選

於戲古帝王所以為天下後世計久遠者何其備也
予一人嘗孳孳求之思得其要領以與臣民共守焉
間綜歷代所尚忠敬質文窮變通久之故五德之迭
更揖讓征伐之殊致治戡亂之原博采旁求其兢業
自持傳心之道罔有不一而經時振俗恒不得不取

則於近事百年之間非苟而已也因革損益之不能盡合於古者勢也卽其不能不合於古者亦勢也以一代經綸之所自始則爲創以歷代經綸之所自合則不妨爲守予一人其尚有越志乎銳治圖新之念一日不敢忘侈人恃已之意一日不敢有制度文章兵農刑政以至車旂服御品物之微予將與今日臣民漸觀其盛而又何敢不爲天下後世計久遠以貽譏于古帝王之治也會典一書明制詳矣以諸司職掌爲綱以歷年事例爲附且經弘治嘉靖數朝之修

明其所輯又非一二賢才之私智豈因兵火喪亂而後遂使殘闕不舉就次貫行隨方節取勒爲成憲予一人今日之責實甚嗟乎古帝王之治不過禮與法二者而已三代以前度數未悉至周而文物畢具然詳略之際猶不齊也諸官之中復缺其冬以寓惠養之意于陰氣肅殺之內因以司空名之似禮勝于法矣迨至秦漢以來申韓商管之術不絕于世甚或法日嚴而骹法者日衆豈後世之天下不可以禮治之與蓋其始也狃于草昧樂與臣民安其故常是以求

治愈切而去治愈遠而其究也乃自矜其功業喜以非常動其臣民天下其不攘攘而靡定者蓋已鮮矣不知一代之制原視乎一代人心之所安高卑繁簡有定秩焉賞罰黜陟有定命焉出入進退有定數焉漸習而羣趨之天下卽欲蕩然于禮與法之外不可行也余聞之典者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又典者紀也紀一代之治甚盛舉也今法令紀綱業有序矣爲國額俊爲四方求莫臣民日見乃心矣倘于制度文章兵農刑政以至車旂服御無以使之守畫一之規

予一人何以仰答天心而慶衍萬世也特頒是書副在有司庶乎人嫻于禮而無復肆行于禮之所未可亦稟于法而無敢甘受于法之所必加天下寧不一道同風相與再見古帝王三代之隆哉抑予重有感者會典之名已易而會典之制猶存彼以之廢予以之興彼用之不能爲守予以之可以爲創其間因革損益不必盡同總以爲天下後世計久遠而已矣事之未善者除之其善者予以固未嘗以爲異代也而盡除焉天下臣民久已見予以一人之無私矣若夫兢業

自持傳心之道固常日夜孳孳求之其亦因是書而得其大概也乎

吳見末自刪書義序

余兒時初爲文偶爲坊間所傳見許于江以南諸子後遊楚者如溧陽金壇華亭海內文章家所折中而事焉者往往不棄余余以是得知吳子見末久及偕公車遇見末于鍾山道上因思與論文章盛衰得失之故而冠且偪處余邑家人馳信至遂辭南歸流離放廢以至于今忽忽十年餘矣今復同雋南宮官于京師兩人乃得晨夕過從相與求微言析疑義盱衡古今制作之林以期于有成而見末則益奮志爲文

所作輒盈帙以視余日事追隨流離放廢之習卒不可振間屬草又鬱鬱多不合意其爲敏拙勞逸爲何如也余嘗讀見末之文而有感矣大雅不作天下豈盡無才人心之趨向不明故愈入而愈失辟之適海者不知斗極昧然東西走而濤飛風急幾何而不顛覆危亡莫知所底也噫其亦不學甚矣文以載道而篇章節次一出于古六藝之遺此其故自不在區區字句激射間而一有不當卽不可登于作者之堂而窺聖賢與義之所在斯唯久于其中者知之今人好

爲奇詭咤叱辟易以相雄長撫拾異端曲說稗官野史不足觀之言競語人曰不讀唐以後書而不知皆鄙俚陳腐一過生厭者也何不取見末之文而一證聖賢六藝之旨乎見末曾爲余言文以氣與法爲主而今人之所謂氣儻然欲盡不可留矣所謂法尺尺寸寸相沿襲而不可變矣夫如是又安能折奇詭者之不咤叱辟易以相雄長也嗚乎若見末者其所稱神完而守固者非耶歐陽子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見末居官行已一志于道其與人也推誠布義爲

吾黨所敬重然則爲見末之能文也豈徒其才之爲
哉見末自刪其詩古文以及四書五經制義分爲數
卷而先以書義授梓乃語余日子曷爲我序之余因
述其所見以質海內之能文者

韓聖秋近詩序

嗟乎予之潦倒于流離困苦間者蓋亦甚矣言念往
事輒爲掩面泣下記向浮家江上時與北夢數子衡
論今古相與嘆魁岸杰出有志當時之士世不多得
韓子聖秋卽其所心折焉者也今乃遇于長安市上
相視而笑喜可知已韓子初來慈仁寺中予晨夕過
從登樓遠望懷五帝三王之遺風思遍歷海內名山
大川已莫之致每深夜與韓子酌酒出詩文相質或
歌或泣兩人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此也韓子少事佛

喜說最上乘予雖不從其教然聆其微旨未嘗不合
于聖道往往縱韓子談以故韓子亦自以爲知余者
莫李子若矣後韓子移居稍近市一童子司啓閉靜
坐著述市中卒寡有知者詩成李子得讀其大半情
思寄託迥然出于行墨之外此豈區區以雕蟲自鳴
者哉韓子生平所交多名師勝友然皆散去不可問
晚遇李子且在流離困苦之後無能發其所藏而輔
其志之所欲行爲韓子者能無尤乎予嘗論天地生
才不一高者抱道遠舉不輕爲世用卑者竊隱居放

言之名以爲釣譽賈利之資彼若不爲世用而世用
之反足以禍衆而僨事若夫挾有爲之具待用於世
而其學實有以副之如斯人者安可使之徜徉優游
徒以文采風流表見于天下後世哉予是以感韓子
而益悵悵有慨乎其中也時韓子彙刻其近詩索予
言予卽書此以付之

之矣且以斷衆而資事業夫辨論爲之具者用公世
言之各以爲險譽賈祿之資亦非不欲世用而世用

狄堯藪文序

今天下莫不以文相尚也因乎時之所趨而揣摩以
爲工時而爲左國爲晉魏爲子爲先輩爲百家說書
體不一轍無論其終無似卽得其似其聰明才辯果
于文章之旨有當乎否也余十數年來不樂爲文間
有作亦畏人知頃寓京師之東偏簡僻少人事時時
過見末子所私相討論每言及少年氣盛時與吳越
諸子操觚求勝屢牘不休卽俛首汗下慚欲自匿見
末子亦獨推予之誠一日忽謂余曰余邑有狄子堯

藪深嗜子文子當一見之余驚疑甚既而狄子果以文請余余讀其文而後知狄子之于文也深而固不欲以文求知于人甚有合于余也今人之周旋時趨游那以投世好何爲也哉見理不明則是非毀譽之不得其正者皆得而亂之中無所主而外之可見復紛然日出而無窮故其離道也自遠有識之士誰得而欺之乎求知不得而求之之心愈急其爲左國晉魏諸子百家也非有見爲左國晉魏諸子百家也但以爲時之所尚在此亦相與揣摩焉已耳又豈真有

文章之好卓然自立以成一先生之言哉是以有守于已者不患其外變之不常而患其體道之未至其爲文也方憂其于聖賢之理稍有不合且終身肆其力以期無幾微毫髮之或乖寧復有是非毀譽通塞行違以亂其心者乎若狄子者吾不知其于是非毀譽通塞行違者何如也見其文婉而正樸而彌華纍纍百餘篇中而無一言之依附時好者雜于其間其所爲粹然有守之士歟見末子曰狄子之以文爲同邑諸子所重久矣諸子俱取螯弧去而狄子獨艱于

一第今且綰綬令山以右何文章之不効也嗟乎此
遇不遇耳於文無與也如以遇不遇論文是又以是
非毀譽亂其心者也而狄子若不以是非毀譽亂其
爲文亦自不以通塞行違亂其爲人則今日之卓然
于邑民之上不負其生平從可識矣嗚呼朝廷方重
廉能不貴虛聲趨時之徒狄子旦暮大用于世又安
能以此爲遇不遇乎哉

二王子近義序

憶自二王子之與予操觚擗管執牛耳于壇坫之上
也于今蓋二十餘年矣當時集者二十二人于今窮
通生死不一而二王子固孝廉也二王子之交相友
愛在未友二十二人之先出必同行居必同席以至
交游誦讀好惡取舍之無不同予嘗竊聞之及與之
友而所謂出同居同交游誦讀好惡取舍之無不同
者二十二人無不知也二十餘年之久二十二人之
窮通生死且不一而二王子得同栖山中間數里而

處其出與居之必約交游誦讀好惡取舍之不謀而合猶如一日焉二王子誠何以至是也予間有感于人倫之變而嘆朋友兄弟之道之難言也臣子之于君父責在一人耳朋友兄弟各盡其道則其責均長長弟弟信讓往來之義必兩無負而後兩相成春秋責備賢者聖人立教之旨不可謂凡今之人遂可以愚不肖自安也詩云伯氏吹埙仲氏吹箎應求倡和之微蓋可忽乎哉今友道日薄傾危機變之士自不足與二王子較而二王子之應求倡和若此其于朋友兄弟之道爲何如也人卽不能出同居同交游誦讀好惡取舍之無不同長長弟弟信讓往來之義安可以不交勉也然則世之不盡其道而獨責人于尺寸毫髮之間者抑何以賢者待人而以愚不肖待己也將毋聞二王子之風而知所感發也乎時二王子合刻其近義問序于予予因舉此使天下之讀其文者庶幾想見其人云

其山入後集 卷之三
下事變之間皆所以贊者於人所以愚不肖者日
可以不交也然限世之不盡其能而歸責人于其
蕭艾蕪草舍之無不同是是與與計蕭艾蕪草之
文只與之能為可收也人唱不指由同是同交也請

四書諸家辨序

無志於學而固以其身聽人世之遭逢以為進退焉
蓋已多矣苟志于學而進思所以治退思所以教斯
二者殊塗而道一也三代以前功名極盛皋夔稷高
至今頌其德不衰而列莊所載巢由善卷其人識者
咸謂其誕妄而不得與于堯舜之化自秦而降英主
代興其臣蕭何房元齡范仲淹富弼許衡之徒勲業
爛然并垂于後尚論之士乃閔仲長子光臺孝威向
子平鄭樸嚴光梁鴻之風而慕之往往艷稱其遺事

將列莊所載果不足信而近世傳記可取以爲法與
豈分出處爲優劣與前之所重在進而後之所重在
退與抑士各有志與別有感于中而聊爲寄託者與
余不具論惟天之所愛者道而人之所貴者學無論
生于何代天之位置我者何地要當相勉于學以明
其道之有裨于天下不敢謂進者之功罪易見而退
者之是非遂無據而莫考也余嘗舉此以語二三同
志如吾友爾公張先生累辟不就浮家江上可謂能
退者矣其持已也甚嚴而其接人也甚和每與予上

下今古從不爲偏刻之論特所著大全諸書俱以辯
名茲復取四書諸家之說而辯之博採旁參經年閉
戶倘有意乎巢由善卷其人之所爲乎彼且以耳與
瓢之爲累卽仲長子光諸君子爲異爲同其跡不一
然不能無憤激困抑舉世若免之懷偶形于外爾公
則無是也殫究乎羣籍之內以折衷于聖賢立言之
微旨晝坐宵興幾不知日之出入星之殷正也者而
論孟學庸傳註之中安所容其離憂不平之論爾公
寧樂以高尚自命者乎以爾公之學明體適用何所

不可而獨潛心研慮遠泝本原于孔孟此未可以人
世之用不用沾沾自見者比則人之爲優劣輕重之
議者益可廢然而止矣第士各有志而成其志者天
與人分居其半世之有志如爾公而不得盡如爾公
之優游著述者豈少哉而爾公能兩得之善爲寄託
者或以疾或以酒或以醫卜或歌或泣無復羈勒自
爾公專志于此而後知名教果有樂地也然則爾公
之復爲是辯也非近名也亦曰思所以教之云爾嗚
呼如爾公者可謂能退者矣雖然道之不明而家異
其學動好微名以相牴牾有爾公出而天下後世讀
其書者皆知教益無窮斯人是賴退者無虛聲之誚
而進者且無敢慢然于豪華利祿之場以負媿于隱
居其亦知所自勉也矣

章江問業序

予舟次章江者三矣乙亥先王父秉憲茲土先君率
予送之抵章江二十日而還乙酉元日夢先君有憂
色似招予束裝者寤告王父先奉母大人浮家江上
未數日楚兵變賊復窮而東下予遂刺船趨撫建以
上前後留章江者百餘日昨乙未乃遭王父大感自
北河歸過鄱湖口思昔年從父祖初游此地爲之一
慟王父遺命屬予求譜牒于西江今年秋始買權來
因念予于章江十年而一至其間盛衰聚散少壯生

死足繫人俯仰之懷者寧獨一身一家云爾乎日坐
江千秋水瀰漫誦伊人之句風雨勃然孝感黃子威
先世南昌人移家居此十五年矣聞予至遣其子忱
受業于予予與之著論多闡前人之所未發一時聞
者翕然從予游焉得知名士二十餘人新建陳澍吾
老友士業子也亦復將父命負笈鼓篋而前矣適家
司馬公來自谷村以少子振裕近作見示黃敬淪之
子懌忽自孝感遠省其叔子威又携果兒書授予書
緘兒藝數首予因出以質諸子諸子時時過予黃子

樂與之俱且錄其制義以請予此行也在章江九十
日惟把諸子之文共晨夕而已諸子好學深思久負
國士之譽而尚知不足勤勤執弟子禮向予不少倦
諸子亦猶行古之道也予何以益諸子哉雖然予與
諸子日往來于章江風行水上明允謂天下之文無
踰于是今章江水出聶都山北過谷鹿洲經度支步
建甌而下石頭津復有盱江汝水筠河太湖交滙于
此不可謂非大觀也善爲文者苟有所得澄懷縱目
凡魚龍澆澗風日熙恬無一不可以助文之變化而

真山人後集 卷之三
何有于明允所云如輪如帶如燧如燄如鷺如鯉殊
狀異態者而不可得諸子布處山居經年閉戶一有
所觸發而爲文固未嘗藉力于水而筆已具汪洋浩
瀚之勢則又何也世之游人賈客舟子漁父終其身
于波濤怒吼之中又安知所謂水上之文而觀之哉
諸子歸而思之必更有進于是者毋徒以文爲也

送司農李五鹿假歸序

代

古大臣有在國而國以爲重者有去國而國益以爲
重者蓋身柄國政任大事決大疑定大難鉅細倚毗
大節炳然此在國而國以爲重者也一進一退國家
輕重係焉士大夫以難進易退明吾道之必不可苟
合主上又行寬大之政使人行其志而不疑甚或因
士大夫不輕受厚祿之志愈動人主優待士大夫之
心此去國而國益以爲重者也如司農公李五鹿先
生非在國而國以爲重者歟公乃決計引假請歸出

都之日公卿寮友無不祖道設饌絲竹之餘作誦賦
詩者甚盛太史李過廬執盞揖予曰是不可以無序
予因按往代在國而國以爲重者莫如公奭周勃房
位齡韓琦歐陽修諸人去國而國益以爲重者莫如
姬旦二疏陸贄司馬光范仲淹寇準諸人其德業遭
逢固不可及卽去就久速無一非主上之恩
上御極十有六年大臣之功成身退者有人然屢疏
而不得其請者亦未嘗無也何眷注于諸臣勉留之
若此毋亦肇造艱難賴有黃髮老成諳習故事以備

厥位不欲其輕去耶立國之始恩與威并雨露之涵
濡漸漬不能廢雷霆之擊斷震讐也久矣以是有所
憚而莫遂其初今公竟得請而去
朝廷之于公

何如乎公官于外歷大梁興國天津其時其地皆極
難耳當開剗之際大梁處河南北之衝荏苒不靖公
則仁撫而義討之興國盜藪也湖南梗化觀望且衆
得公愛士憐才遠近率教以爲民倡至防天津海波
無驚力却常例以杼商困不名一錢爲
天子所
重內擢納言封駁矯然晉少司馬職司逋逃精覈寬

卹生全實多及大庾告誡九重思得如劉晏者以
筦國計召公爲左司農總督倉場稽夙累而速新漕
上足軍國之儲下甦官衛之困勛猷懋著誠可爲重
于國矣全漕告登上特嘉其績下部議方擬進
尚書秩且晚乘鈞端揆人咸爲公慶公適有明發之
懷再疏求去夫值功名赫奕之日身居九列得爲所
欲爲人不樂去聖人御世詳察表裏不得行其私人
不能去旣不樂去又不能去瞻顧得失因循歲月殿
陛之上將薄其人而人益不敢以去請賴公數人生

平足以獲上而又無眷戀名位之意朝廷自行
其寬大加禮以待然則公之去也真所謂去國而國
益以爲重者也公在朝無愧于公爽韓歐而去卽二
疏陸寇諸公豈過是哉況堯舜爲君勲治需人蒲輪
安車期年之內迎公于西與其去國而國重終無如
在國而國重也予且與諸卿士引領而望矣

至誠而圖直少平且與清職士民盼而望矣
安車僕卒之內張公年西與其夫國而國重錄無
道勤政清公豈願其始其妻執其書命命需人
其意人取以有然則公之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館師薛宗伯六十壽序

孟縣吾師薛行屋夫子今之司馬君實也得其門者
皆以正直聞于朝如白尚書陳給事李御史上官御
史王工部若而人其涵濡于夫子之教二十年矣壬
辰一甲而下庶吉士滿漢六十人夫子奉命教習
獨久一時品行文章莫不視其師以為華數年以來
其尚留史館者十之一散在他衙門者十之二餘俱
次第荷新諭以藩臬用今年己亥春某出守河北
同官諸子還張玉堂邸而送之日子行矣薛夫子之

鄉在焉以冬十一月六十誕辰子幸不類諸子之遠
處京師徒悵悵焉瞻行雲濟水思媚筐篚聆笙簧而
末由也且子在館日夫子嗜子文有廬陵子之風斯
言也子常以爲知子子又曷可無言也某至懷慶懷
慶人士乃向某曰夫子侍二人膝下歲時率子孫溫
清定省識者比之古人謂有嬰兒嬉戲容方不自知
其爲六十人也某對曰此夫子所由以壽千秋萬歲
而未有艾已乎今夫人受命于天受生于父母父母
愛其子之甚莫不欲其名位而赫奕之也父母愛其

子之甚又莫不欲其康強而壽考之也幸而教其子
幾於名位赫奕矣而與康強壽考者多不相值仰焉
而不能必之天俯焉而不能必之子中焉而不能必
之身父母愛子之力亦有時而窮此豈天與父母之
過也哉若夫壽者必尊生尊生者必尊我所生尊我
所生則視我也重而視物也輕視我也重而視物也
輕則出有急流勇退之能而處有含貞履素之美我
先立于有餘不盡之地而後造物若巧持其至久至
大者以報之此孝子之極致仁人之遐軌也吾夫子

以戊辰通籍遲之甲戌始延入史館此正邪正勝負倚伏之時如宋之元祐熙寧間夫子中介外和浮湛不求大用是寧與世苟然而合者及其時不可爲國勢已去夫子奉親引退殆將終身焉而徵書屢下有司銜 天子之詔及門功令初頒堂上相顧錯愕夫子乃徐解曰吾何以身累親也勉就職尋除祭酒與國子生討論今古而外日手一編倚栢長嘯夫子雖無意于進而天之相之別有所在未幾夫子以送親請 上許之而限以期期滿之官數遷而始掌

學士院拜禮部左右侍郎加二級再請省親 上仍許之而缺其官以待近事缺官以待自夫子始也夫子遂不敢辭還部數月而養親之志決矣書凡數上獲允去之日諸門人先後候夫子于國門之東夫子人進一觴陶然自放諸門人如失瞻依咽不下一句某擬作別詩四章而止成其三黯然之狀豈第爲師弟子之情而已哉合夫子在官之日計之其間得以回翔禁苑與歐蘇諸公爭不朽大業者不過十數年耳功名之士莫不憾其未竟而夫子皇皇一則曰

真山人後集 卷之三
送親再則曰省親曰養親無非謂上有吾二人在守身事親倫之正也世固有執其變而掩其正好爲一偏之說以衡量人者安知仁人孝子之用心如此其難乎書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德莫大于孝福莫備于壽矣武王夢帝與以九齡文王則曰我百爾九十我與爾三焉文之所與武之孝也今堂上二人眠食康勝且如數十歲許人自今已往豈直夫子自視如初生二人且推所有以與之奚啻千秋萬歲之足云耶夫身極上卿而承歡偕老是父母固愛之天復

巧持之有時窮于他人者獨于夫子而留其久大以相報又孰謂仁孝之不操自在我與夫子誕之辰行見弟若子若壻綰綬垂纓連袂執爵長跪而前諸孫內外羅拜起立笑呼哄堂夫子瞿然不自壽而先洗盞以獻堂上門外且報曰南康之石梁垂露淮安之鉢池盡丹少弟長公方北向而伏首也堂上聞之喜可知已吾親樂而吾志成某不知此日夫子之矍然鼓腹嬉戲之容更爲何如也惜也某新有浙西之檄不能遲于其辰也書此張壁以當身與其盛焉

真山人後集 卷之三 續遊紀序 唐李愿盤谷在濟源縣北去懷慶府治數十里今年 春予出守河北駐懷慶思一過而問之九日前聞吾 館師薛夫子將出遊急欲策杖追隨卒不果夫子歸 以續遊紀示余余受而讀之所謂盤谷者已非復如 韓子當日之所謂盤谷者矣乃復有懸谷真巨觀也 余因用是疑韓子曰太行之陽有盤谷環兩山之間 宅幽而勢阻又曰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 復今夫子之述懸谷反較似之倒懸盤旋幽宵莫測

續遊紀序

唐李愿盤谷在濟源縣北去懷慶府治數十里今年 春予出守河北駐懷慶思一過而問之九日前聞吾 館師薛夫子將出遊急欲策杖追隨卒不果夫子歸 以續遊紀示余余受而讀之所謂盤谷者已非復如 韓子當日之所謂盤谷者矣乃復有懸谷真巨觀也 余因用是疑韓子曰太行之陽有盤谷環兩山之間 宅幽而勢阻又曰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 復今夫子之述懸谷反較似之倒懸盤旋幽宵莫測

何其與韓子之言合也二谷相距不遠懸與盤音又相近俱在太行下俗可譌懸爲元安必其不譌盤爲懸乎愿固高士也豈不知就勝地卽韓子家世河陽于愿之隱居縱非親歷亦必耳熟焉何遂鑿空譽其山川如序中云云者吾知膏車秣馬從于盤者當在此不在彼矣且石晉諸像隋唐隸碑當時谷名甚著愿之依棲于此更可知也若云韓子序中不及諸碑蓋韓子方在闢佛置之不道宜哉然則人之名斯盤谷也其謂之何以愿墓在焉耳嗟乎盤谷以愿著懸

谷自吾夫子著又奚不可何必愿昔薛紹彭得北固山地讓之元章夫子家往事也卽推此谷以歸愿諒所不惜小子敢爲之序以谷歸愿而著其辯以質于夫子夫子其有以信予也卽愿與韓子當日果于盤不于懸捨故就新當亦神之所忻與余嘗考愿一布衣耳非吾家西平王子能以功業傳者其傳也以韓子一序今又得夫子而重爲表章使後世信韓子之言知愿不與盜虛名者比夫子之詩文直與韓子同不朽矣

金門試草偶錄序

予年來不堪多難奉檄公車叨上春官始願實不及此至蒙除選史館三年于茲竊觀天祿石渠之盛用以卒生平誦讀之志然亦未敢謂出入況瘁鬱鬱久居此也獨念堂上祖老久退深山戶內外事鮮與計周全者母氏守孤將二十餘載從未經年離膝下南望涕零中夜心痛日困于病且寄身車塵馬跡中予雖性好扃戶自守又未能概不與通鹿鹿應酬徒虛歲月屢以乞養請不獲允展轉于憂悲呻吟之間求

如曩者山中抱膝獨吟時博採羣籍抽思義理上下
古今作者之林追摹前人疾徐起伏斷續抑揚呼應
之法蓋已寡矣予自少好左國晉魏之文二十歲以
後心甚悔之今十五年矣既不樂苟同時尚凡有以
文屬予者謝去不敢妄作惟閣試館試職業所在固
何可辭以是每臨一題瞑坐有頃伸紙疾書亦惟從
吾所好而一時館閣諸師往往許予位置過當予對
之未嘗不媿而益奮也知己之感何能忘耶因檢試
草偶錄數首以志知己未知于曩者追摹前人之法

果有當乎否也

予於詩不喜作自喜長安應酬之詩從多無可存者
不多作詩之人而作詩之詩豈惟無可存亦
不欲存之矣以是有作輒置之故籠廢紙中蠹飽鼠
齧無足介意客春奉先祖大中公韓請承制歸由北

果亦當平否也

歸帆自訂詩序

予於詩不多作自客長安應酬之詩縱多無可存者
 不多作詩之人而作終日應酬之詩豈惟無可存并
 不欲存之矣以是有作輒置之敝簏廢紙中蠹飽鼠
 齧無足介意客春奉先祖大中公諱請承制歸由北
 河入楚舟居凡百五十日鬱鬱卧病呻吟之餘偶啓
 簏觀之得舊句若干首又值同舟諸子倡和不較強
 予間成數章因合前刪之錄其十之一曰歸帆自訂
 數年憂苦潦倒之狀庶幾其見之如以為可存予不

敢也以爲欲存尤非予之初志也予豈好言詩者哉

予自出守以來每與同僚諸子論詩不絕口
或云予自出守以來每與同僚諸子論詩不絕口
或云予自出守以來每與同僚諸子論詩不絕口
或云予自出守以來每與同僚諸子論詩不絕口
或云予自出守以來每與同僚諸子論詩不絕口
或云予自出守以來每與同僚諸子論詩不絕口
或云予自出守以來每與同僚諸子論詩不絕口
或云予自出守以來每與同僚諸子論詩不絕口
或云予自出守以來每與同僚諸子論詩不絕口
或云予自出守以來每與同僚諸子論詩不絕口

壽伯氏梅公侍郎七十序

余先世自元至正由江以西玉山徙楚之漢陽中間
譜牒散佚祇傳爲唐西平王裔後先曾祖忠憲公與
西江見羅先生交先生敘宗譜忠憲公以不知所出
不敢赴迄先祖父文介公遭逆璫之禍會懋明先生
過慰語及先世系出西平王先生笑曰吾固西平子
孫家傳有以廣文官玉山者因遷玉山君非其後耶
溯稽譜系昭穆井然先生與文介公正兄弟行譜乃
定以故先君官中秘在長安先生愛之含飯覆錦未

嘗因六世而竭也不一年先君假歸嗣余叨列賢書
時卽值國變吉水之源遂無從而過問矣壬辰余捧
檄公車獲雋南宮蒙 先皇帝拔之史館梅公夫

子歷官兵部左右侍郎余竊有感于夫子之為人外
和內嚴至誠接物先輩之流風猶在請執弟子禮夫
子許之然亦未悉夫子爲西平嫡派也閱數月偶談
懋明先生事余稱大父行夫子乃驚曰吾叔祖也余
告以前事夫子乃下坐作禮以弟呼余余則實師夫
子取模範焉十餘年來夫子愛余比之懋明叔祖之

愛吾祖若父不少衰今年冬十一月夫子年七十矣
因念夫子氣誼品行爲天下宗人方望爲宰相入佐
天子權衡寓內而夫子已勇退十數年其于功名富
貴去就之節爲何如也余嘗問易于夫子矣易首言
乾爲潛爲見爲惕爲躍爲飛爲亢爲羣龍而俱槩之
以龍何也龍者變化不測之謂遇聽諸時而所以處
遇則存乎我進退存亡者時也知進退存亡者我也
與時偕行不失其正天地俱與我無盡而何有于十
世百世之間哉夫子處明天崇之際扶善類觸權奸

時之不得不亢也不亢則失其所爲龍矣至謫居冷
局躬撙大難憂及家祀潔已而去時之不得不惕也
不惕則失其所爲龍矣迨 本朝定鼎兩下求舊之
詔游晉司馬時之不得見也不見則失其所爲龍
矣日者優游林下不驕不倍潛龍勿用此其時乎不
易乎世不成乎名遜世無悶確乎不拔龍之所以爲
龍也夫子今日之謂歟夫子其猶龍乎吾無以測夫
子矣出爲之喜處爲之惜此不足與道者也在朝朝
重在野野重不過恒人之見耳備四時之氣窺大化

之微余旣已無以測夫子而又安能究夫子之所得
于天者爲有窮極乎否也今夫子靜處一室日手一
編間有吟詠琴瑟左右從而和之方以七十之爲浮
雲爲嬰兒也二子維介維饒里選鄉舉姻戚交游引
以爲重行將登堂爲壽余辱在譜序受業于其門禮
當執爵而陪其後適余以請假南歸兩世高堂在念
不敢迂道作千里之游復不敢漫以南山瑤草之辭
進因述疇昔之所聞于夫子者質之夫子一以明學
之所本一以志數世兄弟之誼固不同于衆者如此

夫子其必賑然而進一傷

夫國之興衰皆文也問于夫子者實之夫子也
不第我後世下且之清必不兼是以南山無草之
風澤而制其外而余以備其南禮兩世高堂益
以為重不迷登堂為得系與此諸宮受業下其門
垂為嬰兒也至千餘年餘論事致將舉以取交
際聞有學於琴瑟式以終而味之也八十之
千天音也本館林平亦亦合共作一室用
衣婦金與月無以而千而更矣非矣夫

重建翰林院

先師祠記

館課

順治九年

天子臨辟雍禮先師孔子與監臣執

經講問羣下莫不欣然向崇儒尊道之風其明年

上圖治之心益勤日幸內院與諸臣議政事要務罔

不悉以故院內諸臣咸思殫心竭智以仰答

天子重視詞臣之德意嗚呼盛矣治平之道未有過于

孔子者也孔子之教化行而後天下之人心定于一

學宮之制皆祀孔子此先王立教之微旨也翰林院

之有先師祠也蓋以翰林院為朝廷儲才說書之地

而特祀孔子將以明德業文章之所自出 新朝創
業以來內更三院惟翰林之設如舊歷年已久重以
兵火院壁遂多傾圮先師祠亦竟頽然凡官于中者
拜立俯仰之間感慨係之矣某乃毅然首其事謀諸
同官請自中堂而下人各捐金若干爲之重建視舊
址加濶棟椽樑桷加新戶楹加高級加深凡板檻有
腐黑瓦墁有破缺赤白有漫漶不鮮盡與易之工多
而不以爲勞用廣而不以爲侈夫亦曰先師在焉耳
竊嘗嘆聖教之大也其所培養在性情心術之微而

其所考驗恒及乎發政施爲之際故其立法也重內
而略外務實而去華俾服其教者皆知躬行之足尚
而徐與觀文章之盛今翰林之設卽古所謂石渠天
祿招文集賢之職所重豈不在文而典著撰次之外
卒未嘗及于發政施爲使見之躬行以徵其得失何
也國家兵農錢穀之煩司之者不過一事唯博求而
詳審焉乃能得其大綱而斷其是非是以朝廷黜陟
之典他職皆以事爲殿最而獨于翰林諸臣不更擾
以事使之究心古今得失之林得以優游于歲月涵

涿之久漸摩乎詩書六藝聖人之澤然後任以輔相
裁成之重直出其所素有而當之無難是豈區區以
文章望諸臣者乎及後世以翰林爲一司文之職而
先聖之教寢衰嗟乎是豈先王立官之始意哉雖然
卽以爲文聖人之教亦有未可忘者自陳謨矢訓作
命敷誥施于君臣上下之間與夫作爲雅頌奏之郊
廟宮殿薦告盛美諷諭監戒以爲右神明動民物之
具其小大雖殊其本于學而原于道固未嘗異也必
其中誠有以窺聖賢之堂奧而後其言始無駁而不

醇曲而不該之病倘不明聖道之宗不本于六經正
大之旨縱有魁博弘肆之才攘竊于外而蔽溺之情
往往而見終難自匿不更有媿于斯職也哉司馬公
爲館校勘神宗比之董楊張橫渠爲崇文校書後世
推于程朱之列而曾南豐在史館九年或稱其文如
江漢星斗或稱其文如波瀾烟雲此三人者居是職
皆足以闡揚聖道羽翼斯文則後之履其地者見先
師之遺軌思服官之不易其亦知所觀感也夫祠成
因爲之記以告同志期終無負 朝廷重視詞臣之

意庶幾崇儒尊道之風相引于勿替云
 漢陽府學治在府治之西形家言為別山沔水之所
 疑滙而此地獨鍾其秀府轄僅二縣耳其間理學節
 義功業名賢輩出即今科名之盛上第高科世家名
 族自卿貳翰苑清要諸路以及府州縣專城之屬甲
 于他郡或果人地傑靈相應而然乎粵稽舊志明萬
 曆丙午增修時鄉之大夫士伙助之費甚鉅先忠憲
 為之記厥後寇訐兵亂殿廡委諸草莽祠署鞠為馬
 肆過其地者未嘗不歎歔感泣而因傷其力之不逮

重修漢陽府學記

漢陽府學治在府治之西形家言為別山沔水之所
 疑滙而此地獨鍾其秀府轄僅二縣耳其間理學節
 義功業名賢輩出即今科名之盛上第高科世家名
 族自卿貳翰苑清要諸路以及府州縣專城之屬甲
 于他郡或果人地傑靈相應而然乎粵稽舊志明萬
 曆丙午增修時鄉之大夫士伙助之費甚鉅先忠憲
 為之記厥後寇訐兵亂殿廡委諸草莽祠署鞠為馬
 肆過其地者未嘗不歎歔感泣而因傷其力之不逮

也 本朝建官以來二三有司沿加葺除曾有來真山乞言于先文介者卒以取財浩繁功遂中輟今三韓楊公來守茲土政行民畏百廢具興至謁 孔廟乃周視咨嗟毅然以復修爲任捐俸斥贖量工計日不數月而煥若一新告廟之日釋菜禮成卽走書顧余而請曰願有記也余少游于斯學矣兩世先公且有言余雖養病林間其何敢辭嗟乎學校之設所關于人心風俗豈不大哉古先王之教人也禮樂以養其志器數以習其節其用人也九年而後視其成四

十而後試之仕故其爲士日有事于俎豆筐篚雅頌聲歌而其志常有以自下速成躁進之氣除之旣盡卽終其身抱道而處與其生徒揖讓嘯詠于山澤之間訢訢侃侃未嘗一日馳騫乎外也苟出而圖吾君臨民而切如傷之懷赴義而有恐後之羞其所漸積者然矣若一旦當國家疆場之事戡亂定危受成于學文事修而武功備煌煌史冊無不共奉爲偉人間氣而孰知先王之寓其意于庠序使人樂其樂之大成而養之有素固如此其深遠而無窮乎後世學校

之權不重禮崩而樂壞器弛而數失士子朝夕之所誦習者章句而已矣所揣摩者勢利而已矣上之所求者在彼而下之所應者在此僥倖取効于有司則以爲大丈夫得志于時者之所爲也生平志向如是而止耳怵之以威而色變誘之以喜而心動者何也中無主也不自咎其教之不率而復怨其用之不早驕語巖穴訕笑雜出內多可欲之實而外施傲戾之色甚至指重道尊賢者爲迂腐病貴貴尚齒者爲諂諛人心之壞釀爲風俗有識者鯁鯁焉憂之又何怪

乎嘆學校之空名譏子衿于城闕幾別議所以取士之途而特不欲越孔子之道以垂法于天下後世也
今 聖天子在上勵精圖治務崇實用乃嚴其途于進取仍專畱一師以爲表率漢俗素稱淳龐理學節義功業名賢之流風未墜諸士多才砥礪躬行一返于古我知其無難無徒使人謂漢陽之盛獨在科名以仰答 朝廷豈弟作人之化楊公今日修復學宮之意其于爲政也誠知所先哉楊公名必達號聲振中憲大夫知漢陽府事

中憲大夫... 其于... 德安... 重修德安府學記

重修德安府學記

德安為古雲夢地南跨荆襄北連伊洛山水人文之盛甲于諸郡不獨以財賦稱也自羣寇猖亂兵火荼毒德安首罹其禍民人廬舍蕩然殆盡學宮亦遂頽廢鞠為茂草矣... 本朝底定以來崇尚文治科名寢起而學之祠殿齋廡猶未加葺江南高公來守郡祇謁廟下周視咨嗟歎焉不寧乃捐俸斥贖鳩工重新告成行釋菜之禮時家舅氏念菴樊先生司鐸其地公顧而語之當有記也因馳書真山及予予與公先

後受知于武陽夫子之門雖未得密邇公教然心識
公久矣安敢以不佞辭家舅氏復爲予曰公內介外
和正已率衆同官諸公皆廉潔敏練佐公爲治公又
能儉約自持凡服食器用事關于民者一無所取廚
傳不異儒生而于綱紀教化獨爲先務故學宮之興
咸歌子來作貌顯嚴若有嘿助此豈非大有以服乎
民心者固安所得合力計日若斯之捷哉予因是而
重有感也學校者王化之本詩書所載若養老鄉飲
禮射賓興及獻馘訊囚何莫不本于學自古賢知英

明之主皆詔州郡立學蓋以人心風俗實繫乎此苟
非上之人有潔已愛民之實端方正直之節以興起
之則其教不成宋儒葉適曰師道不立天下無善人
儒術不進天下無正學程子亦曰宜建尊賢堂以延
道德之士使學者有所矜式三代以來無不以教學
之任爲重者但時遷政繁職教之官不一初惟國學
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未有所屬周禮
則并以責之黨正州長黨正州長卽今之長吏也發
政施令以是爲學以是爲教矣後世學與政判而爲

二伏處之日則古昔道先王其所摩切者性與天道之言仁義道德之訓一旦爲吏賦役雜其耳目郵罰麗其心志按牘交于前持辭而求訴者足相躡乎其庭憧憧焉一訊而去以此爲能而已朝廷置郡守之臣寄之以民人社稷其所任必有大于此者如以爲教非我職也徒飾吏治以相夸詡紀綱何日而振教化何日而成乎今公郡守也毅然以學校興復爲已任誠可謂教學兼舉者矣

朝廷方大用公風勵

有位以霖雨天下寧但一郡省而已乎嗟乎聖人之

學未有不始于無欲者無欲則無私無私則人自爲勸有公于此予有以知郡之人士能相與以有成也學宮爲長養人才之地異日郡之人士其上者爲公卿侍從黼黻太平其次者散處州縣撫字一方其父老忠信而篤敬其子弟孝友而恭順教化同而風俗美皆于公之教卜之予更有以知郡人士之于公又能相與以有成也其毋忘所自哉公名翺號雲旂江寧人丁亥進士知德安府事同知某通判某推官某教授樊名維域念菴卽其號已亥進士例并書

真山人後集

卷之四

漢陽李昌祚來園著

男

必果必蟠

孫

咸有西有

輯

擬漢文帝親耕籍田詔

館課

詔曰天為下民而立之君君固以其身為天下先舍
 勞而就逸廢本而力末欲以圖至治難矣上之所重
 下之所趨上之所憂下之所樂古人君之道無有不
 議自己者朕用是夙夜思之國之大事其首在農農
 興則民有餘蓄民有餘蓄則國不空虛天下治平之
 道實基于此居深宮之中生長于數世積累之餘忘

前人創業之勤不知小民稼穡之艱難往往忽于其所重而忘其所憂嘗考往事王者畿內籍田千畝天子三推載在禮文豈以渺躬遂曠斯典朕自踐祚以來鰥鰥焉爲民生計至深遠矣載芟載柞婦饁子餉櫛沐胼胝罔有遺恤民之于田何多愁苦也肆于民上而漠然不爲慮遂相習而開就逸力未之漸朕甚媿焉今擇吉日有事南郊躬耕籍田非敢謂有代民力庶幾見君人勤勞之心而同奮于十千維耦之下用以教養致敬風示來茲古者力田之風其尚未泯

也乎抑又聞之籍田之制天子冕而朱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牲醴不備粢盛不潔則帝不歆頌者旣戒乃事對越靈壇帝將鑒朕之誠而賜民以大年此亦天爲下民而立之君之責也朕又何敢侈爲盛事告汝臣民公卿以下俱如法凡有事於外土者咸期省民稼穡民亦毋卽于媿以負上德豈曰修復故典而已哉其共承朕意

...

甘泉房中產芝九莖頌

漢元封二年
有序 館課

聞之天人相與之際蓋亦微矣聖人以道御世海內
又安天心所鍾物助其靈以為感招之數必有由然
理之所可信者也然而理數之間帝王每兢兢焉不
敢遽以為瑞應而受之祇修厥德此固帝王之心而
要不可謂非天之所與也三代以前日星河嶽山川
草木羽毛之瑞未可勝紀而史多軼文或亦人君相
戒不欲開後世侈言瑞應者惟我大漢天眷乃德久
矣傳之五世功業爛然今上承積累之後建非常之

烈興禮樂崇教化其所以與海內奏見太平者旣無
不至白麟寶鼎露盤諸類已見于往事是豈無感招
而臻此項者元封二年有芝九莖產于甘泉房中夫
芝爲不易產之物而九莖特異且產于甘泉爲天子
幸從往來之地和氣輻輳隨在而集君王雖美比三
代未嘗侈言瑞應而史臣歌詠盛事不敢使有匿而
不彰遂令草木之微不得與日星河嶽山川羽毛并
載以布于無窮也天會于數之所極而人言其理之
宜有兩者俱不謬焉臣等敬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皇矣我漢受命孔固鑿輿所從太和之聚齋宮複道
異卉嘉樹文起動曜星迴隱霧肯茲堂構施彼丹堊
其居維何甘泉有作王車彭彭擬諸鎬京匪遨匪遊
將觀厥成入斯室處叶爾吉貞爰乃燁燁實爲菁菁
其草名芝其芝九莖何爲至此德受帝祉乘剛之長
比于君子壽考作人豈弟樂只穆穆皇皇室家之美
兩穗重蒂不足與侈三代而下誰復可揆王曰敬哉
數不掩理我修其實毋徒書史羣工颺言上有懿軌
書未盡意臣辭是鄙賴君弘業照耀積累因物而附

延之萬紀子孫傳聞單厚足俾不則草木譬茲棘枳
允矣符瑞天子所履時惟元封志此喜起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用人理財議

館課

今天下日有事于治平之業矣日有事于治平之業
而獨于用人理財鰓鰓焉慮之非得已也國家養賢
才以自輔廣積貯以立命而使人不得其用財乃失
其理是豈行久無弊之道哉一代之興自有一代之
制無相襲不變之法而亦多刻意矯枉之弊竊嘗用
是籌之人才之盛首推唐虞當其時建官惟百而其
人皆所已知而又試之于衆僚之中故終身任之而
不疑帝王之用人何其專而君臣之間何其親也下

至于漢唯重循良而官各得以意爲治君獨以名實責之漢之用人又何其簡而才復不受羈束也豈氣運獨隆于往古歟或賢豪不乏于世而用之者有善不善歟以觀今日則更有說也命令不行苞苴不懲刑殺不信資格不破使任不當數者之患由來者漸矣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管韓之教曰畱令者誅方令者誅逆令者誅壅令者誅有一于此天下之人無所適從泛泛焉與上不屬誰爲理事者哉此害政之大者也君求功業于臣臣取爵祿

于君二者相資而後有以相取若臣之升降不以其本悅其薌澤而惡其清風鉤金之是求而忘其鮑魚之與芳杜是爵祿不足以易功業而爵祿輕功業不足以異爵祿而圖功業者怠矣其可乎且功罪者卽于事之輕重不卽于事前之名事外之條今罪在籍誅之科矣猶曲求一途以寬之乃曰某有賢名某罪應在赦例者是已爲罔上作朋況乎不可問之南陽也罰者所以驅也如此而能用人焉我未之前聞北朝魏崔亮奏爲格制薛琡上言如取年勞次若魚貫

執簿喚名一吏足矣何謂銓衡嗚呼使果如此姚崇
之停廢斜封杜衍之奏罷內降崔佑甫除官八百李
吉甫薦士三十論者徒知墨勅之濫堂除之私抑知
資格之不爲不濫不私哉水土莫任稼穡敷教難兼
祥刑三代而上猶有偏長絃誦之不能責以弓矢甲
冑之不能勝以詩書兩者俱不相妨器使無方而後
收用也大有心斯世者誠欲人人可用人人肯相爲
用人人不撓于用取諸弊而盡反之使各以所能自
明于上試事得實而後用之則人人可用矣細勞必

錄而無有猜忌苛刻之意則人人相爲用矣嚴明察
于小臣重責成于大吏有功無罪者予以權罪不掩
功者差其等則人人不撓于用矣此用人之道也若
夫財也者天生地成而帝王總理之其詳亦莫備于
周官自其掌財者言之有外府焉有王府焉有太府
焉三府各有所掌而統之以太府則三府不得行其
私矣太府雖主其財而制之以太宰則太府亦不得
行其私矣自其會財者言之有司會焉有司書焉有
職內掌賦入焉有職歲掌賦出焉司會若可以通司

書矣而必立爲二司者掌財用之會計固不可復溷之以書契版圖也職內若可以攝職歲矣而必分爲二職者出入之數固不可專責之一人之手也度其遺意不見于徵取之日而見于出納之際不見于頒財之會而見于會計之司豈非愛財之道固卽所謂理財之道乎論者且謂後世取財之途雖廣而用財之地益多古法有難行于今者嗟嗟此無法耳豈無財哉今者經制弗定賦役未均豪強兼併花分詭寄是版籍甚不明而口算田租所入無定數也藩司奏

報姦頑無實司農銷算數歲不行積欠不在民正額不在官奸胥中飽服舍踰制是課最甚不嚴而州縣所供甚鹵莽而無定期也官府造作浸漁冒破他司以辦事爲效而不恤財之有無主藏以給財爲功而不問事之當否是私用經費不常而緩急那移甚紊亂而無定制也當此經制初定之日一切茶馬鹽權舟車之算未嘗遺利在民間而田農租賦又無良法以行朝廷爲民之意卽不能大有蠲除唯當倣周官掌財會財之遺摶節變動于歲入之內不當別立名

日遂籠取于歲入之外劉晏嘗謂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獨以養民爲先此豈無本之言哉故曰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倉廩垣窳者財之末也時和土叙者貨之源也筦鑰府庫者貨之流也如紛紛以興利爲理財一時之計或未見其害而以語于鼎革垂久之道恐未有當也要之得其人則理不得其人則亂吾于治平之業其于用人也尤不能不三致意焉謹議

治河通漕議

館課

周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以迄于今則自西而東而又之南矣河之所至害卽隨之卹民患者岌岌乎治河矣而治河必并議漕不知不悉河之勢不可以治河卽不可以言漕也何也漕之通塞視乎河河之通塞未有不視乎地勢而爲通塞者也古今善治水者莫不以神禹爲法禹之治水自積石歷龍門南至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而下灑爲二渠北則至于大

陸播爲九河趨碣石入于渤海流道旣廣其勢自平
且是時阡陌之制未興溝洫之法俱在凡中原之地
無非受水之地中原之人無非治水之人河亦安得
而橫決哉今故道不可問矣溝洫復壞矣治水者見
其猛悍震蕩而不知其所之往往違水之性而與水
爭地其欲行也強而塞之其欲止也強而通之不惟
無益而且使狂瀾奔馳河身北徙從來未經水患之
處一旦隕裂而會通之大道久且淤淺難行河旣泛
濫而漕運遂梗爲害滋大不如不治之爲愈也蓋河

行於地猶血之周於身太上務疏其次務委其次務
防至不得已而避之已無策矣况專議塞乎宋儒朱
考亭云禹之治水只從低處下手下勢盡殺上勢漸
淺今議者非不言治下流然自淮而止矣由潼關距
宿海將七八千里建瓴而下又益以六七月之霖潦
與汾沁伊洛之水僅以開封大名魚台徐沛數郡委
之而盡滙于淮宜其勢有弗容者竊謂自淮而外視
其勢之所趨而別爲支流者必因以淪之使其流分
而河患漸寧自淮而內直循其禹之所謂東會泗沂

者修而復焉不事紆廻卽引洪澤阜陵諸湖水以助其弱則河不爲虐而漕自可通計莫有便于此者也雖然海口不治淮必且通且塞而河與漕終病譬之人身海猶腹也淮猶胃也卽有八珍之味止于胃而不達于腹必且朝餐而夕噎故治漕者當治之河而後運道不至于見奪治河者當治之淮之內外而後河流與運道俱安治淮之內外者當治之海口而後水勢不至于肆溢而有所歸昔者先冀堯而後雍梁意在斯乎抑更有說焉歷代之治河不一而今之所

仍者明之舊明之治河爲漕且爲鳳泗也今議者專爲漕矣相其地宜審其分會苟有利于漕因勢順導安必疲億萬人之力累年積月東西築怨而卒成一不可救之大患哉漢成遵有言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聚二十萬于此恐他日之憂又有重于河者今南北水旱頻至矣亦足以爲鑒也且今之世祿皆得受田自養偶以荒蕪告復視所受田數仍以米給之千艘之來抵岸而空近無不廢之業遠需難至之餉豈萬世無弊之策哉最宜興者水利一事且行于西北爲

便雨多于夏旣得天時滋養之易而地曠水夷疏除
更捷于東南倘力行之旱潦有備或亦補漕之所不
足也說者謂并有禱于治河是又溝洫之遺意與

答太僕余瞿父先生書

某不肖弗克承前人志不足言矣但記某兒時先君
子辛未自京師假歸爲某述大父浙粵兩試所取士
將六十人出禮闈咸執闈卷來大父深許可者二一
爲老伯先生一爲桂韡生先生後桂先生果售老伯
復下第大父之爲不遇者憂加于爲遇者喜一等甲
成大父補武選北上得老伯捷音作書致某輩曰此
異日傳吾道者吾素篤愛之今且以大業相期師弟
之契合如此至壬午某叨舉賢書某竊有所感志不

在進取大父強之就道出門猶囑某過山東時當謁
巡方督學兩使者巡方固卽老伯督學又錢沃心先
生也及某聞亂亟歸流離賊燄之後老伯復有書至
大父出以示某輩且驚且喜書中語語懇切老伯之
于大父其契合豈在尋常師弟之間哉唯數年音問
隔絕寒門積禍殊不堪聞丙戌有里中惡少年投身
幕府者欲報功無由妄捏大姓不測首及大父與某
輩以致督撫發兵千騎將搜山中會直指以及道府
多某故人無不知其誣力解之越年又有營將藉禁

馬名肆害百出以家中子弟暗入狀內上額真府值
督撫以前事悉某家世謹曲合言其寃事乃已至于
小小垢辱其餘不可盡言矣某縱不爲惜大父年已
耄耄且某有寡母在其何能一日安也昨壬辰奉
功令會試出章山陰夫子門見同門姓氏有龍游余
三字遂未暇竟閱卽就問曰君豈吾瞿父先生苗裔
耶孺子前日卽吾家君也某因叙其始末兩人驚喜
狀今亦不能形之于筆特恨無大父與老伯從旁觀
之耳此舉知無足動靜者之聽聊以道兩世遇合之

奇也豈意某以凡材復同孺子得分史席某每共語
輒爲撫膺政擬奏候近履并以大父近狀與某所以
展轉困苦而至此者告于知己乃敢先煩金玉重以
腆貺大君子又何無遐心耶老伯自不忘疇昔某內
顧誼難堪矣某卽以來書寄慰大父以志德意大父
鬢髯復緇逍遙行九真山下十餘里不杖與人說天
台雁宕間故事神便詡詡欲動老伯訪有舊日父老
尚存者當與商之彼自願以扁舟相迎又得與老伯
聚論于一堂之上亦是希有事某曾聞諸孺子云老

伯豐饒倍常興復不淺若肯遠道相訪吾鄉頗多山
水大父尚能執手登臨不倦也某請養之志久切于
懷有勸行于散館之後者終似不能待然總不出來
歲定行初意紆舟以請于老伯之前亦未可知耳唯
老伯存此言毋棄錢桂姚王四先生知作古矣聞董
豸章閔園客兩先生家居無恙向曾託王念尼使君
往探之便中尚望致念外具杯扇見意附以舊刻一
試卷二請教閱舊刻亦可見某數年山中苦趣耳不
恭不恭主臣主臣再拜謹白

此心堂
卷之四
七
此心堂

頤堂十義引

山中困抑甚風雨復經春不除茅屋下漏無常處中
夜數徙不寐達旦輒有天際故人之思聞惠連歸買
舟入西陵與惠連共十晝夜談會惠連病余偕聖初
在新坐牀下稍痊始別去間道過涓來家往訪菊廬
三人相視而笑湖光編戶外鼓枻上下相與叩寂寞
望渺茫歎吾生之多故未嘗不泫然泣下因念少志
聖人之學從不敢苟且立言以希進取于今有年矣
好惡異同之見聽人世意念之所向又何獨于文而

疑之還山作制義十首寄同好者前集成遂以是刻
爲後集始

李雲田北遊偶吟引

文章道衰雲田子每過予輒舉疑義相質予坐愁苦
中亦樂與之辯多竟夜不寐自予客燕臺愁苦益甚
而辯難不寐之時益亦寡矣臘杪雲田且跋跣爲予
率妻子來予旣喜見雲田而雲田之所以助我辯難
者應必有出于疇昔之外也乃予以直館不遑草草
六十日而去以視疇昔雖多愁苦猶得辯論往還縱
予不樂爲不知已者道未有對雲田而默默終夜者
其勞逸復何如也雲田辭予歸有北游諸什在龐厚

伯筭中果兒請付之梓予因書數言使讀是詩者知
雲田之思深而氣平而予之出入况瘁夫何爲而至
此哉其亦可嘆也夫其亦可嘆也夫

偶郵合刻引

刻問業成與諸子別于章江之上適果兒以書逆予
東歸復緘近藝十數首與其舅氏房季同館所作予
時思歸甚省覽一過分授二三老友爲之點定入春
士業巨源乃以書報予曰二子之文各無忝前人願
爲一序行之嗟乎房季能文者也果兒少多病十三
始學八股今纔三年耳卽有志于文亦何庸自銜以
趨于浮薄者之所爲其合刻也不忘教也士業巨源
尤非輕譽人者其言又安敢廢也

亦非尋常人所可及也其言又安所出
或曰其言亦非尋常人所可及也其言又安所出
或曰其言亦非尋常人所可及也其言又安所出
或曰其言亦非尋常人所可及也其言又安所出
或曰其言亦非尋常人所可及也其言又安所出
或曰其言亦非尋常人所可及也其言又安所出
或曰其言亦非尋常人所可及也其言又安所出
或曰其言亦非尋常人所可及也其言又安所出
或曰其言亦非尋常人所可及也其言又安所出
或曰其言亦非尋常人所可及也其言又安所出

壽母乞言小引

嘗聞爲壽之文不出于古後之君子以爲養老教學
之道寓焉爲人子者復何敢廢此禮也若近俗侈言
富貴文至而實不至其去古也遠矣祚則未敢蹈斯
譏今年吾母樊太恭人于嘉平月旣望日稱七十祚
不肖不足爲親慶念祚少好交游長侍巨公名賢之
側倘有仁人錫類之言惟從其實祚又何敢固辭不
以實告吾母太恭人前封孺人辛丑三月廿五日
時祚尚官大理寺少卿蒙 覃恩誥封太恭人黃岡

樊棠軒先生之女也公諱玉衡起家萬曆乙未科進士筮仕商城調繁崑山潔已愛民兩邑至今祠之公聞父病繳印藩司徒步千餘里歸黃岡屢除吏部竟以視父病不起事載誌傳中同鄉郭文毅正域尤詳其始末嗣董文敏其昌請諡孝介復專祠于鄉先娶李氏贈孺人卽先曾祖太常公長女早卒繼娶余氏封孺人公卒之日余孺人方十八歲祇生太恭人苦節五十年奉旨建坊題曰廉貞雙美云公胞兄侍御公諱玉衡以爭國本廷杖兄子副憲公諱維城以獻

賊破城不屈死一門之內忠孝凜然公生平與先祖大中公友善居恒以道德文章相砥礪公屬續指太恭人爲託大中公遂將先君中憲公聘焉太恭人自歸先中憲荆布一若寒素絕無世族綺靡之習娣姒間常以爲笑而太恭人處之泰然至奉舅姑必豐必潔必先嘗而後進雖久弗倦也先中憲生而善病不事家人生產事無鉅細畀于太恭人太恭人一御之以恩羣下咸爲之動不忍欺以是家人嘻嘻終嗃嗃也太恭人素憐愛祚庚午大中公典試粵中復命會

先中憲病少間從行值選中書充文華殿侍經筵官
先君與焉在任一年太恭人居之督課祚也則嚴
不少假後先中憲捐館舍太恭人一慟幾絕祖父母
援孤在之義徐解之數日乃食由是太恭人亦不復
問家事日惟長齋佛前而已壬午祚登賢書北上太
恭人執手送之于庭曰亂將作矣出入之處不可不
審也舟次江寧聞兵寇連破漢陽祚卽焚咨不赴取
間道還山自是無復有榮進意矣日奉太恭人走大
江以右竄伏榛莽中不敢出 本朝定鼎亦旣殄滅

闖逆臣民憤洩道路肅清祚方得隨太恭人歸省視
大中公大中公性剛直君子小人辨若黑白從不假
借家居二十年遠近之豫附者莫不望而知爲青天
白日其畏而忌之者則以爲秋霜夏日惟恐其不吾
容也當主師初集驚怖未定之時捏辭借端肆有流
言毗睚連引洶洶如不終朝大中公欲以身殉太恭
人特呼祚而諭之曰汝于諸父昆弟中年稍長義無
可委盍圖之祚哽咽不能對太恭人亦泣下又曰汝
祖倘果不測汝母未亡人以婦兼子道其能安處乎

祚乃百拜告母曰祚安敢自愛以不測貽堂上憂也
委蛇患難卒不可振再上公車壬辰叨列南宮午門
策試選入庶吉士甲午授檢討三年以內太恭人寄
語猶以勤慎爲誠及外遷分守河北備兵浙西太恭
人每馳使囑祚今日做官不似先在詞林冷局中未
親民事我聞清慎勤三者做官缺一不可汝更當無
負先世清白也祚受教唯謹庚子祚特荷 上傳
召還補大理寺少卿祚將取道里門一覲慈顏太恭
人已走書待之江上曰此 九重異數也義無及私

我尚矍鑠無以我過慮祚始單騎入 都門受事以
來悉心平反不敢失皆奉太恭人往舉清慎勤三者
之教也癸卯蒙 恩升本寺卿遣兒必果迎太恭人
就養太恭人以陸行不堪勞脚躄未發祚期信未至
連夕不寐怔忡之疾忽作至失血伏枕數月以病請
奉 旨回籍調理病痊赴部補用服官十年纔得一
過子舍依太恭人膝下祚罪其可道哉祚弟昌禔昌
祺俱貢生昌祖縣學生祚與祺爲太恭人出禔祖俱
庶母陶出太恭人憐愛之尤篤祖塲太恭人爲之慟

又幾絕謂祚等曰汝父彌留倦倦此子也祚子二必
果官生必蟠女二禮子二必異必思女一祺子二必
畀必畏俱縣學生女三果子二咸有樂有女三必畀
女一必畏子一悅有女一卽今凡二十二人皆太恭
人一人之所劬勞而生長之者碌碌無以爲太恭人
光祚自還家未及年又不幸有繼祖母鄭淑人之喪
承重廬居旣不敢以幣帛輝煌重傷太恭人之志所
邀榮于大人君子者祇此不朽名篇足表吾母生平
孝慈節義俾祚等稱一觴誦文一過從此文與歲增

其爲寵賚當何如乎祚等子孫世世藏之謹懇

以曾奉賢畢至情致周洽滯三下客乃散見子必謀
相張燈于內一孟一錫餘余更酌父子依依相對
村就寢及曉方寤有雙舫余夜來五鼓少君舉子表
余聽之燈間有呱呱聲流衣起果兒

其必畏子一悅有文一節今凡二十二人皆太恭
入一人之所助勞而生長之者碌碌無以為志
光祚自慰家未及年又不幸有祖母叔人之悲
永重慶居既不敢以非禮事之
其孫竊資嘗向岐平詠等子孫世世燕之藟懸
其孫

小字阿羣說

康熙二年十月三十日大會壬午同年于京邸真定
梁尚書全椒吳給事與余三人主之不限以地不泥
以爵羣賢畢至情致周洽漏三下客乃散兒子必果
猶張燈于內一盂一觴候余更酌父子依依相對移
時就寢及曉方寤有叟啓余夜來五鼓少君舉子矣
余聽之壁間有呱呱聲徐披衣起果兒揖賀喜不自
持歡舞于前如孺子狀余笑而問之兒曰兒生二十
四年而始得此弟固安得不喜也余因思曩者先妻

鄭恭人在時每嘆生果兒後不復再舉見親戚宗族
羣兒嬉戲輒自以爲傷昨余誕辰之次日夢恭人遠
涉來視余曰何不呼老婢侍少君且得佐襁褓也今
有此恭人其亦可以無憾也夫果兒北上詩云未有
雁行分子職強畱雞骨慰慈親因父母而念兄弟情
與詞何其迫也世豈無兄弟而見利則趨見害則避
者乎果兒之心則以爲孝友卽未克盡兄弟終不可
少今而後徐行有人唱和于喁離羣之感庶乎少慰
矣因以阿羣字之

書樺冠子傳後

嗚呼予何不幸而未得從樺冠子游也不獲與樺冠
子游而乃獲交子之子伯紫氏復不及交伯紫于雄
伯文壇冠蓋相望之下而祇及交伯紫與予患難以
後燕市吳歌對酒欵欵之日掩泣沾襟拊膺自痛雖
欲傲然高蹈妄言忘情胡可得也予嘗歷稽往事天
地大矣乘時取富貴者何限唯有志斯世負恢弘塊
異之才岸然以功名氣節自命思以一已拯末俗于
旣溺建大業之非常而不知人心寢薄禍變潛伏道

不可行而身受戮辱徒使後之人嘆服其勇斷忠誠而未嘗不悼其知幾之無術不然抱璞自處亦能審勢燭微既悉其時又鯁鯁懼爲世知而世固已知之徵求日下而父母宗祀之念迫于中浮湛隱忍以存吾志如此者皆有天焉若樺冠子之寄情物外卷舒自如謂非其智有大過人者不可國家當承平已久人有一長一技之能莫不欲出而試其用况博學多識如子苟見用于世吾知其于世必有所濟而卒韜光用晦俾世無得而窺之于以視世之所謂富貴功

名氣節爲何如也獨予讀其傳重有感者子無求于世而世亦無復有求子者雖世道之不可問而負子之遭逢猶未至有父母宗祀之虞此予所以對伯紫而歛歔流連轉若爲子慶也嗚呼可以論世矣自傳曰疑爲大乘中人又疑爲小乘中人中乘中人此屬樺冠子玩世之語而人遂謂畱心二氏余老友唐宜之且以此規其未當今予于伯紫交不薄又何敢不以正告也

祭高封君聲野先生文

嗚呼公其逝矣乎某何不幸而不及侍公之函丈進
退揖讓于公之庭也某於公有數世師友之誼非泛
常淵源之所可擬曩者先太常以建言左遷備兵台
州悉高黃巖之賢此固公之祖也先大中赴行取日
高忠憲舉其清正不阿註題吏垣後乃坐是不得顯
秩先大中益感其義不敢忘此又公之兄也吾師彙
旃先生督學三楚一時咸號得人于某國士之恩特
隆修濂溪書院首取某等數人論道問業于其中此

卽公之子也以某數請見于公公自不拒而某乃不幸而不及待公之函丈進退揖讓于公之庭也何也吾師之于士也執法不少假借于書院開講時獨霽色指示相聚如家庭父子某等可以見公而公辭以例不得見及吾師以楚亂將作奉親南歸某又以公車北上不及見公癸未以後江漢之間兵戈相尋當時受知之士或浮家吳越或分馳功名過錫山下者莫不謁師門聆公之緒論而某以奉母間道遠避窟伏萬山中未能渡江而南遂欲見公而不可得至某

滯跡金門聞先大中之變以情號呼得承重還里舟由京口去師門不三百里而某以衰經在身積憂心痛日下血數升不能趨吾師之左右因以請見公嗚呼某于公何屢見而不得見也前此之以例以公車以未能渡江而南某之不得自主者去師門不三百里某可以自主而不及見某之病也是則某之罪也嗚呼今其已矣悲從中來又安知夫涕之無從也某嘗竊聞公至性過人友愛尤篤周旋于忠憲之難遇險不避待子若孫和而有禮以儒者之論慶于善

人而見公者又爲某言公年踰七十其體貌常若四
五十歲人某又疑公將有得于長生久視之學而不
知公竟不可一見而逝理亦有不可信者與然公壽
過尼山得吾師伯仲爲之子巖培諸孫嗣起而光大
之某且以理信之如左券其又何不解于公某所終
不能不抱憾者未得一見公耳公在天之靈其鑒其
此區區否也尚饗

祭黃敬淪文

乙未春予浮湛館中間先王父大中公之喪以至情
號請乃得承制南歸比抵舍一慟幾絕得吾友黃子
敬淪訃亦惟西向揮淚而已不能境外走奠知吾子
之以禮愛我也今秋予服闋念生平交游知予者莫
子若舍子不哭誰當哭者且予將奉 功令北行無
敢展期前後草草出山亦惟子知予之深忍不爲一
言以告子嗚呼朋友之道至今日而衰矣今日之所
謂朋友大抵與已意合耳不然託以姻婭又不然文

章一日之好名位一日之知如此二者交固已難言之矣又況其餘乎如吾與子之交人豈不曰予之子爲子之壻然吾與子之交實未嘗以此而私也子長予八歲聽亡友易曦侯言逢人便問漢上李生時予方十六歲訪子于陳小有家子卽舉吾郡張甌山先生遺事爲訊予言之娓娓子知予之不徒以文也因與定交予不幸罹先君中秘公變子爲文以祭謂先君之更有子也予識于心不敢忘嗣子與美中立南紀社意因人以重文而一時文名之士多不苟取獨

不遺予予何能爲子重予知所耻矣予年少好諸家技座中多下坐客子聞之作長書切責予及子來居予別館見予門庭肅然諸客在座無復旁及一語者子又爲予稱善賊偏孝昌子縋城出直至漢依予知予之不負子也比隣五年每與論國家君子小人禍福倚伏之機輒爲痛哭予反覆陳趙顧高楊諸君子當日砥礪節義之盛後此依附倚借爲名教之罪人者不少子常浮予大白縱予談達且嗚呼今安可得哉予猶記壬午與子公車同舟南下子夜半捉予手

曰天下事去矣予驚曰是何言也子泣不能對癸未以後予與子東西竄伏至丁亥冬始相見于故里與子言志于星電之下子寧不知予之心乎其後外變叠見流言日至禍患相隨無日不有予有寡母在安所得藏身萬全之策哉況殺我者不在路人毀室者施於再世予隱忍不能待者數數矣子泣止予間月不面卽入行相戒予之得以告無罪于先世者皆子之教也至壬辰予始決志一戰得讀中秘書子猶走書囑予曰于此聊以足讀書之願疇昔所憾未可重

論予答曰予方有媿于吾子尚何犯者之校乎予在京邸三年前後得吾子手書凡二十餘通俱以道德相勉卽偶辯及古今大家之文或異或同兩無成見予與子之交始末如此嗚呼子之不可及不在處予朋友一事其有當于千秋不朽者予已諾子之弟若子爲子誌以是哭子惟敘兩人之交蓋不敢掩予生平之是非而忘吾友切磋之益也雖然朋友亦人倫之一當今如吾敬渝者幾人哉予又安敢謂此不足以傳吾敬渝也嗚呼今其已矣吾子有知其尚廸予

使予終始無負于吾子也倘不以予爲不信庶幾其
享之

祭 先祖大中公文

嗚呼我祖考之棄諸孤而長逝也忽忽十年餘矣儼
音容其如在攀箕尾已莫從祚等縱視息人間竊祿
苟全其有忝于前人亦旣多矣尚何敢以世俗人子
之情爲我祖考陳也嗚呼豈不慟哉按諸孤之年俱
生于我祖考四五十歲以後及諸孤之稍有知識也
則在祖考挂冠歸田之日其嘉言懿行多未詳而海
內之所共爲師法者不過日文能起衰而已廉能勵
頑而已諸如此鄉之人國之人天下之人哭吾祖考

者也非深知吾祖考者也祚等爲人子孫而祇泛引
旁及使祖父生平大節略而不著乃與文人廉吏同
傳于千百世也祚等何心豈不慟哉祚于諸父昆弟
中齒稍長竊常紀其事卽其所聞扶正鋤惡備倭弭
盜開囚息訟賑荒掩骼諸善政人間有知者若夫逆
璫肆毒莫烈于丙寅丁卯之際矣正人君子羅織殆
盡於斯時也我祖考正以卓異赴考選侃侃抗論主
者註爲楊璉死友人莫不心顫神搖我祖考束藁候
逮色不少變此一事也同受摧折諸老無復存者矣

鄉國之人誰其知之烏程當國嫉妒羣賢我祖考奉
昭雪之命候補吏禮二部入都烏程同邑內戚屬祖
考分較浙闈所取士諷以往見我祖考厲辭拒之僅
補西曹天下之人或嘆其不合時宜者有之若其凜
凜不附權勢又誰從而知之滯跡郎署雖無言責而
因時補牘數有建白如天旱求言我祖考特疏請誅
魏黨許顯純田爾耕七錦衣用回天變若甘霖不沛
願治臣罪以謝蒼生舉朝莫不爲我祖考危而伏誅
之頃天果雨是其心天與君上咸知之悠悠行道之

口又何恤焉迨後假滿赴補同鄉年姪某正掌銓使人私謂千金爲壽當以職方補用其人之父固善類也與祖考交密恐聞斯語開釁骨肉吾祖考乃語其父但得一補旋求外徙以便弱質清要實不敢望此在他人未有不直告其父者而吾祖考并未嘗一向鄉人言人又安知吾祖考之于已不失復善處人家庭有如此乎及官江右痛心吏治之非思賦歸來久矣值吾父吾伯之變竟拂衣去撫按追留不得優游林下不數年旋召起用推陞罔卿我祖考仍稱疾不

赴人方傷其顯用之不終而孰知吾祖考之急流勇退更有見于幾先若是其不可及歟丙子得請以來杜門靜攝所親造訪舉杯相向輒痛哭不已偶有叩問惟談養生家言人咸以爲晚而有得于二氏學也吾祖考豈二氏之徒歟嗚呼是固難爲不知已者道也某尚記丙戌仇家捏報僞書牽連大族禍且及通國無人色我祖考移城隍社園日督僮僕濬池其中談笑自若事白還山一友迎吾祖考日聞先生城居治園亭茲何返之速也祖日效彭咸之遺則耳古之

其山人行集 卷之四
三
此心堂
人有行之者祚等始知之驚顧錯愕吾祖考之心祚
等尚有未知而又何有于鄉國天下之人耶吾祖考
少習太常公庭訓長師甌山先生兼友孝介忠烈諸
公研志內聖外王之學匪朝伊夕寧願草草一出決
志丘壑以自老者而道之不行時爲之天爲之也嗚
呼而今已矣安能無慟哉風俗之日下也謠言孔將
幾蹈不測者數數祚奮然與諸父昆弟謀祚之無意
于出也自壬午公車焚引馳歸之時矣今不得不出
以釋堂上憂辛卯計偕前三日過吾祖考拜言南遊


暫離膝下吾祖考猶囑早旋不知祚之北試也豈意
羈棲史館遂未得與吾祖考執手一永訣也十年之
久方得葬我祖考于曾祖母之旁也嗚呼祚之罪上
通于天矣我祖考倘有鑒祚于世俗之外者乎嗚呼
慟不能舉一辭矣祚之出司藩臬也未嘗妄受一錢
入掌平反也未嘗妄殺一人其與諸父昆弟也未嘗
肥瘠異視而親疎異心也諸父昆弟亦未嘗携貳以
墜孝友家聲也曾孫以下子息日多讀書好修者未
嘗乏人吾祖考庶幾無憾于九泉乎至卜兆于宗文

嶺也雖未有遺命祚居恒見吾祖考言及曾祖父母
事卽號泣糜食頃吾祖考得與曾祖母同處一方也
當稍慰其仁孝之心已乎此祚意也嗚呼慟哉詰朝
起輦敢以告吾祖考合衆三獻神其來格嗚呼慟哉
尚饗

祭元配鄭淑人文

嗚呼予與吾妻別忽忽六七年矣六七年來予之感
時觸物戚戚于中歛歛竟日若有所失伊誰之故爲
吾妻也感時觸物戚戚于中歛歛竟日若有所失自
狀述而外未成一文以告吾妻者心傷神亂不成文
也今日月有時將葬矣忍不一言是負吾妻也嗚呼
痛哉自吾妻于歸將三十年大抵憂患之日多而歡
娛之日少結褵未久卽遭先大夫之變哀痛擗踊與
吾妻同有無甦勉與吾妻同內外毀傷與吾妻同以

及予浮湛于仕宦也出入馳驅與吾妻同無一不與
吾妻同而予少多病臨以大喪輒不自勝吾妻襄之
以禮予性懶不問家人生產吾妻助之以勤予學未
到而氣未平橫逆不堪順受吾妻勉之以義予不能
委蛇以合時宜吾妻安之以命凡若此是無一不與
吾妻同而吾妻之心良更苦也嗚呼痛哉吾妻之閨
範懿行詳在狀述予固不言其言此者明予之不逮
也客歲祖父母喪葬連舉余一病幾不支襄之以禮
者誰乎數年兵荒頻告稱貸累積家計日落助之以

勤者誰乎同姓之禍不知所出一堂畏避舉家若狂
所望勉之以義而安之以命者又誰乎痛哉痛哉予
卽抑情以謝吾妻感時觸物縱欲不戚戚于中欷歔
竟日不可得也予猶記  造難聞報之日吾妻瞑

目纔十日許耳心志錯愕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若吾
妻之在傍以啓予迷也臨河之夕夢吾妻謂予曰吾
前子行訴子寃于帝至予待命吏部將出先日復夢
吾妻辭予言子寃白矣吾歸視吾姑與吾子也明日
旨下果得昭雪是吾妻雖沒若冤冤則無日不依予

也予安能忘吾妻哉生平舉案相對吾妻每以不永其年不得終事予爲嘆予竊怪之不意遂如其言也嗚呼痛哉言及此予之心傷神亂不能終辭矣吾妻臨訣時惓惓以事母教子囑予昨者予移疾乞歸朝夕太淑人側予之志固吾妻之志也果兒近能自立矣朔孫而後再舉一子三女矣予納于朱復生一子矣往者吾妻爲果兒慮其孤今不孤矣紫泥之錫已及九京青箱之延方在三世吾妻幼習詩書長能達觀其亦可以無憾也夫

先妻鄭恭人行狀

昌祚嫡妻恭人鄭氏去年庚子夏六月九日以疾卒于鎮江舟次時予備兵浙西 先皇帝念其練習

有日 召還翰林官六人昌祚名第五 諭下之日

會安南大將軍陳師海上方有事于戰艦師出予乃行部推大理少卿且奉 旨矣君命在何敢以婦病

次且也其卒于路也命也悲夫今年辛丑春 上

卽位 覃恩得贈恭人榮及泉下傳之子孫予將乞

大君子不朽之筆藏之兆域予固安忍以飾辭泛引

貽譏有道也若夫稱恭人者 新天子之賜也是則義之所不敢隱也恭人生長世胄之家以儉謹聞于族黨至自處尤能勞而忘倦其于婦道事其上以無欺爲孝推于人務持大體無絲髮假借故其內外久而怨懟自消舉案相對則時時援古人大義勗我從未聞以仕進之言達于耳也恭人于歸二十九年大抵困苦難堪之日多而安逸無事之日少恭人三歲失母生而羸弱目恒病十七歲適予旋遭先中憲府君之變嗣後府城陷竄于鄉亂兵起避地環江將

數千里而遙迨予官京師吾伊史館恭人襁其子而來出守河北恭人從之移浙西恭人又從之恭人知予之不取也常以爲喜而見予之不事生產也則甚憂以是門以內事必躬必親無濫費亦無私蓄先人數畝之業猶足供終歲餽粥者繫恭人之力當其少也父憐愛之教以孝經論語輒成誦性慧而能順得于繼母母視之如所生姊與弟姝無間言初來嫁時先中憲公主家政于外吾母太恭人主于內予尚就外傳五日一歸省歸則執書問難間出吟咏以佐予

及先中憲捐館舍恭人乃請于吾母曰吾輩坐食而姑獨勞何可以爲子遂受家事醢醬鹽豉瑣屑之務皆井井授諸婢無不當乃向予言詩書非婦之正吾今有家矣予居苦塊中呻吟病苦素不持籌問錢穀惟恭人覈其出入俾喪葬諸大禮無失恭人每嘆曰李氏三世貴顯吾姑尤篤于仁慈羣小多習于玩若不一振將中落矣吾何敢獨愛此煦煦之名爲以是御下一繩以法鞭笞未嘗弛也至貧病孤獨恭人則恤之不少吝辛巳大旱恭人簪珥盡脫以充膳資壬

午予上公車兵賊交訐江漢間掠殺最酷恭人奉吾母潛山中晝伏宵行率免于難先王父大中公遣書追予至江寧予因棄試歸歸時正棲九真茅屋下此癸未正月也自是予聞達之念全無而恭人之從容勸慰復以退爲先陋居惡食若將終身焉非一日矣國家大兵入楚先收湖北丙戌之秋徵書數至先大中公自丙子告老林下已十年餘矣予安能不出歲杪計偕上春官不第已丑再不第比還見恭人未嘗愠色壬辰予獲雋南宮選庶吉士恭人曰夫子生平

不喜持家計頃畱京邸饗殮乏人且子長無師曷率
而就教焉因偕之北至予授檢討四年之間亦未嘗
開口一笑庭訓兒子予嘗寬恭人嚴以佐之得成立
乙未先大中公訃至予以承重請回籍守制血疾時
作每藥恭人必嘗而後進歲時辰日爲吾母壽夙興
率子婦羅拜極恭凡家祭恭人先日戒庖廚治具以
享雖卧病不廢戚家偶有乏恭人先告予而後與斯
豈尋常婦女子沾沾自行其惠者乎丁酉服闋予起
補原官恭人謂予曰吾知夫子澹于進取曩者爲王

父出今不幸王父歿矣母老夫子又不善宦叩
乞休可乎予銜之未幾 上簡翰林官十五人外用
予出守河南河北不敢辭蒞懷慶恭人日以寧寬毋
嚴爲祝曰夫子以玉堂客初親民事自執所學卽有
偏矣願詳慎焉予之得盡心于民者其亦有感于斯
言也夫閱兩月而浙西之 命又下予病甚恭人亦
病累辭求去巡方使者以陞任官不允題驅車而東
抵嘉興任纔登堂有持將軍令來者訊之爲海上艦
也蓋前者署事未及行至此則戰期定矣予尚敢言

歸哉力疾往還錢塘江上拮据百餘日始告竣蒙
諭召還國士之遇已踰恒等犬馬溝壑其何能恤兼
程而進蒸人卧舟中病日加不服藥強之藥亦不効
奄奄數月骨立而已痛哉痛哉六月六日恭人早起
猶如平時與予飯忽擲箸曰病劇矣奈何徐謂予曰
人死見鬼今始知其誕也良久撫果兒頂曰我去汝
當善事汝父無過憂汝父相依惟汝耳汝體不勝衣
過憂成疾其如親何至夜執予手曰特不及見吾姑
與吾父是未了事從此默然至九日午時瞑目而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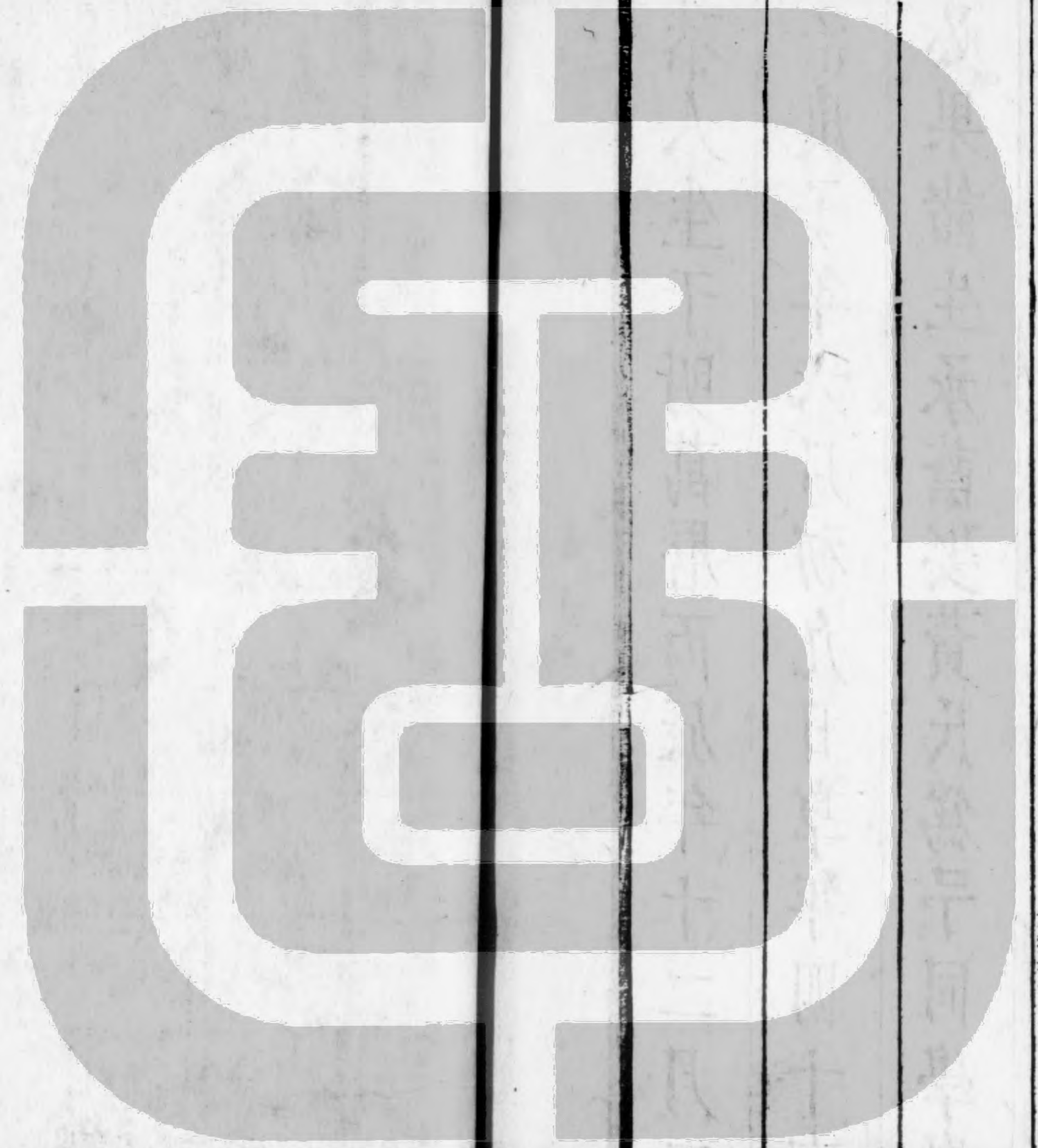
嗚呼傷哉婦重內助恭人誠無憾矣人孰無不足助
以助其不足也予所不足者治家才耳有恭人而予
不見其不足況泉石烟霞有同志乎近世莫不以富
貴相尚而恭人獨反其說以進知予者莫恭人若也
予安能不致嘆知己之棄予耶今予尚忝列班行仁
人并以數言志予之媿焉可也鄭姓由潛江遷漢陽
贅于李始祖諱芑以李姓中成化庚午榜生子簡中
隆慶庚子榜里中遂呼爲鄭李云簡生子大樂補博
士弟子食餼于學早亡大樂生子彤授學正年百歲

彤生子世鰲中萬曆壬午榜先曾王父嘉議公讀其文而奇之王父大中公遂與爲婚姻約世鰲生子曰生卽恭人之父也隱于諸生著作甚富少負才名每不合于時于先中憲公特稱莫逆交因踐前盟以恭人字予恭人母張氏嫁于李七年卒繼母劉氏撫之姊一適劉早死恭人臨棺一慟幾絕見其孤輒泣下特加意焉弟五長以篤恩貢生與予同學亦將三十年次以範則同予舉于鄉者也次以籍以箸皆諸生次以箴中順治甲午科武鄉試第三妹二一適吳一

適胡恭人生于明萬曆丙辰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于順治庚子年六月初九日享年四十有五恭人生子一必果諸生承蔭娶黃氏爲予同學舉人黃公諱文旦女女二長爲從女甫二歲父與母俱亡于賊恭人乳之十五年而嫁諸生朱柯柯予同學貢生名曰濬公子也次卽予季弟昌祖女亦以其父母之失也而父母之恭人許字其弟以範次子受韓此二事也不難于兄弟宗族而難于婦女子見之如恭人真不可及哉孫一咸有聘翰林院檢討譚公名篆女孫女

一未許字謹狀

於此下以所請而錄其狀之由以俾知予受辭也
 而父母之於人猶如手足也父母之於人也
 猶如心也父母之於子猶如體也父母之於
 子猶如氣也父母之於子猶如血也父母之
 於子猶如骨也父母之於子猶如髓也父母
 之於子猶如神也父母之於子猶如魂也
 父母之於子猶如魄也父母之於子猶如
 精也父母之於子猶如液也父母之於子
 猶如髓也父母之於子猶如腦也父母之
 於子猶如心也父母之於子猶如肝也
 父母之於子猶如脾也父母之於子猶如
 肺也父母之於子猶如腎也父母之於子
 猶如膽也父母之於子猶如胃也父母之
 於子猶如小腸也父母之於子猶如大腸
 也父母之於子猶如膀胱也父母之於子
 猶如三焦也父母之於子猶如心包也



卷之四